



党项、吐蕃关系杂议

张 云

摘 要: 论文讨论了西夏的“白高国”与藏文中的“白色董氏”有关, 既而介绍了早期藏文史料中关于党项“董氏”的记载。文章指出, 党项与吐蕃的关系十分密切, 但部族不同, 并非吐蕃的本部成分。他们是以“古羌人”为基础发展、融合形成的, 存在多方面的共同特征, 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

关键词: 党项 白色董氏 吐蕃 古羌

吐蕃与党项的关系, 汉文、藏文和西夏文字均有记载, 但是, 这些记载却颇为零散, 既有一致的地方, 也存在不少歧义, 是研究工作中的难点。本文试就几个小的问题略作考察, 请识者指正。

一、西夏的“白高国”与藏文中的“白色董氏”

西夏的国号问题是西夏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早在 20 世纪上半期即有许多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此后相继有成果问世。既然西夏人把自己的历史和青藏高原时期党项祖先的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 国号的确定与此有所关联。

按照俄罗斯西夏学专家克平教授的说法, 西夏的国号有两种用法: 一是“大白高国”; 一是“白高大夏国”。“两个西夏国号称号在史料中出现的先后范围可能也有分别。第一个国称仅见于 1227 年以前的西夏文资料, 并与西夏王陵、凉州感应塔碑刻记载互为印证; 第二个国称仅见于汉文有关西夏的史料, 或西夏灭国后的西夏文献。”¹王静如更将前者译作“白弥大国”, 将后者译作“白弥大夏国”, 并且认为“白弥”就是藏文中的“弥药”。²聂历山虽然不同意如此解释, 但是依然认为: “‘白高河’即‘白河上游’, ‘白河’通转‘白水’, 可能是今川西北的‘白水’。白水流域是汉代羌人的原居地, 西夏先祖据载是西羌别种, 西夏

1 克平著, 胡若飞译《西夏国名新论》, 载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文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 50~55 页。

2 王静如《西夏研究》(一),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 1932 年。

人建国之后，以‘白高大国’名之，可能与西夏人追怀祖先的情结有关。”³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西夏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是古羌部落党项人的后裔。西夏国名中的“白”字不仅与党项人早期活动的地域即白水有关，而且和党项族称与白色的特殊关系有关。

西夏人追述祖先来源的诗歌说道：

黑头石城漠水边
赭面父冢白高河
居此长弥药之国⁴

这首诗歌其实充分反映了党项与青藏高原的密切关系：“黑头”是藏文文献中称呼普通百姓最常见的说法；“石城”是高原居民，特别是吐蕃人、古羌人最具特色的建筑；“赭面”是高原吐蕃人和羌人最流行的护面和美容方法；“白高河”则是党项人早年居住的地域和祖先的莹冢所在；至于“弥药”更直接是藏文史书中对“党项”（mi nyag）的称谓。早期西夏文字中的“白高大国”与晚期汉文中的“白高大夏国”之差异，反映了西夏人自身理解与他者（宋人）理解的细微差异，前者更多地保留了对青藏高原故土的怀恋和情感。

事实上，西夏的“白高国”也与党项人即居于上部地区的“白色董氏”有关。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曾经指出，“汉人把汉藏边界的许多民族都称之为‘羌’，而这些民族中又有不少都带有‘白色的’这一修饰词，如白兰、白马、白狗、和白狼等”。⁵而根据他的考证，藏文中的党项“董氏”也有一种称为，叫做 ldong prom/phrom，而 prom 或 phrom 的意思是“白色的”，该词汇出现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中，法文本译者巴考(J. Bacot)等没有识别出来。⁶“在南语中，lDong-prom 可能就是‘白董族人’的意思了。在稍后不久的时代，又出现了拉董噶波人(lHa lDong dkar po)，意思就是‘白色董氏族人’。在格萨尔王史诗中，林地(Gling)居住的也是董族人，始终都用形容词 dkar po(白色的)来修饰此地。”⁷“这个地区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土著名称，即庞贝(Bam mbes)。如果要追根溯源，那么，此名中的第一个字的意思就是‘白色的’，第二个字的意思是‘高处的、上部的，起源的’等。”⁸一个“白色”，一个“高国”或“上部”，把西夏人祖先与青藏高原地区，乃至党项人(董氏)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二、早期藏文史料中的“董氏”

藏文史书关于“董氏”的记载比较早，松赞干布迎娶了一位党项公主做妃子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在此之前，党项部落已经参与了吐蕃统一本部地区的活动，且为早期藏文文献所记载。据敦煌吐蕃文献 P.T.1287“赞普传记”记载，囊日论赞(khri slon btsan, gnam ri slon btsan)宴会群臣，琼布邦色(khyung po spung sad)借酒表功，自我炫耀，赞普很希望同样有功劳的洛氏(lho)、埃氏(rngegs)大臣能出面回应，但是他们均默不作声，这时出自娘氏(myang)家族的尚囊(zhang snang)应赞普之命对歌回应，其中提到：

3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东方文献出版社莫斯科 1960 年。

4 克平著，胡若飞译《西夏国名新论》，《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文集》，第 50~55 页。

5 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第 68 页注释 2。

6 同上，第 64 页。

7 同上，第 68 页。又见石泰安著，耿昇译《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25 页。

8 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第 68 页；聂夫斯基《唐古特国家的名称》，载《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纪要》，1933 年第 2 卷第 3 期。

将岩波(即彭波)征服了,
“彭域”成了“洛埃”的附邑,
攻下彭域的乃是“董东”。
往昔已宽阔无边,
如今更加一望无际。⁹

文中提到的“ldong”就是党项的“董氏族”,而“tong”则是“苏毗”,由此可见,该两部很早即参与吐蕃悉补野王室建立政权的活动,并在攻占彭域即今西藏拉萨林周县地区的战斗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此事发生在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论赞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初。

该文献在记述松赞干布时期的历史时,再度提到“董东”两氏族攻克彭域,为吐蕃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并获得奖赏的史实。文中提到松赞干布灭象雄之前,派使者芒炯(mang cung)前往劝慰嫁给象雄王李迷夏(lig myi rhya)的赞普妹妹赛玛噶(btsan mo sad mar kar),让她料理内务,将来作为内应,赞蒙有一段回应歌词,内称:

“董东”两族攻克彭域,
下方招手应对者,
乃是几曲河的夏氏与布氏。
从卫地射出一支箭来,
那是上游的洛氏与埃氏。
里面山谷里有呼喊声。
下面山沟里有应答声,
就在这呼、应之间啊,
杀死了野公种牛,
牛心是秦瓦之精华,
牛角牛肠赏予“董”和“东”,
肉和皮子赏予“洛”和“埃”,
肠肠肚肚给“夏”与“布”。¹⁰

这里所提到的史实,应该与上文所言为一事,只是提到了赞普王室对“ldong thong”两氏族的奖赏事;值得注意的是,“董东”(ldong tong)两氏族的活动常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他们居地相接,关系密切。

敦煌吐蕃文献 P. T. 1288 吐蕃“大事记年”也提到党项“董氏”(vdong),文谓:

9 藏文原文为 lho mgegs ni vphan gyi snon/ ldong tong ni vphan gyis btab/ snga na ni vphan ba la/ da tsam ni spyang yang yas/。见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191 页,译文第 197 页。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 1992 年,藏文第 48 页,汉译第 163 页。

10 藏文原文为 kye byang vbrog ni ya bi na/ pho ma vi ni vbrog gchig pa/ byang vbrog ni vbrong dgum na/ pun as ni khus vdebs pav/ ldong thong ni vpan gyis thob/ mdav nas ni gyab vdor ba skyi vi ni sha dangs spug/ dbus nas ni dpor vphen ba/ yar kyi nil ho dang mgegs/ pun as ni khus btab ching/ mdav nas ni gyab bor nas/ de vi ni bar du/ pho ma vi ni[vbrong]bkum zhing/ thur thur ni pying ba vi bcud/ ru rgyus nil dong tong stsald/ sha lko ni lte[lho]mgegs/ stsald/ lwo shog ni sha spug stsald/。见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 227~228 页;译文第 231-232 页。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藏文第 58 页,汉译第 168 页。

及至鸡年(高宗咸亨四年,癸酉,公元673年)赞普初夏驻于“帕登木”谷,仲夏迁至孙波河。于“董噶”之鸚鵡谷,由噶尔·赞聂多布、钦陵赞婆(均为禄东赞之子)二人集会议盟。行牧区大料集。冬,(赞普)牙帐巡临“襄”之“让噶园”,于“董”之虎苑集会议盟,以征调后备军事征集青壮户丁。是为一年。¹¹

这里提到的“董噶”(vdong ka)是位于孙波(即苏毗, sum po, 藏文又称之为 stong, gtong, 东氏)河流域附近的一个地方,属于党项人活动的区域。苏毗和党项地域相接、联系密切,在藏文中常常并举。依照上述资料,他们同时参与攻打彭域的战役,并立下战功。

三、党项与吐蕃亲缘关系辨证

党项与吐蕃的关系十分密切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按照藏文史书的说法,作为党项的“董氏”则是吐蕃的“四氏族”或者“六氏族”之一,于是一些学者得出结论,认为党项就是吐蕃的一支。实际上,这种推理存在问题。吐蕃和党项联系的关节点是“古羌”,即他们都是以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以牧羊为生的“古羌人”为基础发展、融合形成的,存在多方面的共同特征,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但是在吐蕃的早期部落邦国中,并未包括党项人,PT1286号“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中甚至出现了“象雄达尔巴之王为李聂秀,家臣为琼保·若桑杰与东弄木玛支孜二氏”(zhang zhung dar pa vi rje bo lig snya shur/blon po khyung po ra sangs rje dang/ stong lom ma tse gnyis/),“苏毗之雅松之地,以末计芒茹帝为王,其家臣为郎与甘木二氏”(yul sum yul gyi ya sum nav/ rje vbal lji mang ru ti/ blon po rlang dang kam gnyis/),并未出现党项名称。¹²可见,在早期藏文文献中,党项并不包括在吐蕃的邦国之列,或者说并非吐蕃的本部成分。

汉文资料也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两者的不同。新、旧《唐书》为两者分别列传,并明确指出其差异。《旧唐书》吐蕃传的作者由于不能确定吐蕃的族源,只言:“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¹³《新唐书》也认为吐蕃的族源尚待确定,不过却倾向吐蕃即羌人后裔说法,“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¹⁴《旧唐书》党项传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¹⁵这些记载既说明吐蕃、党项都活动在古羌人的故地范围,又各自形成部族。

西夏文献同样指出了两者的异同:“蕃汉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蕃地高高遥西隅,边陲蕃区有蕃字。”¹⁶形象地说明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我们在强调汉文中的“党项”和藏文中的“董氏”内涵基本相同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两者还存在一定的差别。藏文的“弥药”专指党项,而“董氏”的范围则更宽泛一些,既指党

11 藏文原文为 bya ggi lo lav: btsan po: dbyar stod: pho dam: mdo na bzugs shing/ dbyar smad sum chu bor spo ste/ vdun ma vdong kavi ne tso lung du mgar btsan snya ldom bu dang/ khri vbring btsan brod gnyis gyis bsdu ste/ vbrog mkhos chen po bgyis/ dgun pho brang shangs gyi rab ka tsal du gshegs shing/ vdun ma dungs/ gyi stag tsal du bsdu ste/ mun magi rkang ton bgyis pha los bkug par lo gcig/. 见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6页,译文第41页。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藏文第14~15页,汉译第146页。

12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藏文第124~126页;汉文第127页。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藏文第67页,汉译第173页。

13 《旧唐书》卷196《吐蕃》。

14 《新唐书》卷216《吐蕃》。

15 《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羌》。

16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6页。

项，也指与党项族属近似、风俗相类的古羌部落。事实上，汉文中的“党项”有时也有广泛的内涵，只是和藏文的“董氏”并不完全重叠罢了。史书记载：“其(党项)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¹⁷如此大的范围，如此众多的部族，都和党项有密切关系，或者在党项强大后成为其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汉文记载中并为归入党项的一些羌部，却在藏文的“董氏”之列。如唐德宗“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其哥邻国等，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国，在弱水西，故亦谓之弱水西悉董王。旧皆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立悉等数国王自来朝，召见于麟德殿。授立悉银青光禄大夫、归化州刺史；……董卧庭行至绵州卒，赠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罗为保安都督府长史，袭哥邻王。……其大首领董卧卿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女国王兄汤厥银青光禄大夫、试太府卿；……南国王薛莫庭及汤息赞、董藐蓬，女国唱后汤拂庭、美玉钵、南郎唐，并授银青光禄大夫、试太仆卿。”¹⁸这里的“董氏”或者“悉董氏”都是藏文史书中的“ldong”或者“sdong”的译音。

还有一些明显属于藏文中“弥药”(即党项)的部落，却在汉文中被纳入羌人之列，史载：“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碛、白兰、北利(一作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碛，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国。”¹⁹其中的“婢药”就是“弥药”，即藏文中的“mi nyag”；“当迷”即“ldong mi”，都是藏文中党项的部落。

既然党项与吐蕃存在密切的关系，又与族属不尽相同，藏文史书为什么会出现，“四氏族”或者“六氏族”的说法，并将党项纳入其中呢？根据我个人的研究，这种情况出现在吐蕃王朝扩张，吞并众多的党项部落之后，而且是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的，既在于反映党项归入吐蕃的史实，又在于为吐蕃统一青藏高原提供理论依据，它是民族构拟的理论产物。²⁰史书记载：“其后吐蕃强盛，拓拔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又有黑党项，在于赤水之西。李靖之击吐谷浑也，浑主伏允奔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及吐谷浑举国内属，黑党项酋长号敦善王因贡方物。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春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已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²¹在党项和诸多与党项有亲缘关系的羌部归属吐蕃之后，开始了新的民族融合过程，纷杂的羌部逐渐纳入到吐蕃人的名下，当然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即使在吐蕃王朝瓦解之后，曾经被吐蕃统治的各部，包括苏毗、羊同等，仍然见于汉文史书，如《新唐书》记：“(尚)婢婢，姓没卢，名赞心牙，羊同国人。”²²即属此类，至于木雅人的藏化过程则更为漫长，其痕迹至今斑斑俱在。

17 《旧唐书》卷 198 《西戎·党项羌》。

18 《旧唐书》卷 197 《南蛮西南蛮·东女国》。

19 《北史》卷 96 《附国》；又见《隋书》卷 83 《西域·女国》。

20 张云《古代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及其文化内涵问题》，《翁独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6 年。

21 《旧唐书》卷 198 《西戎·党项羌》。

22 《新唐书》卷 216 《吐蕃》。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